

书市风波(小小说)

■ 大洋

“老潘，那么早去哪？早餐弄好啦！”

“老婆，我去跑步，等会再吃。”老潘一边回答老伴，一边夺门而出，生怕被老婆拉着了似的。

老潘跑步的地点不是公园，不是绿道，一出门，快步直奔书市。

M城今届的书市在江北路的文创街举行，昨天刚开幕。书市是当地的文化品牌，至今办了多少届，老潘不清楚，因为，未退休前，老潘是某局的局长，工作上不关联，加上工作忙，他无暇顾及，退休之后，更没人告知他有书市。昨晚，他是拿着信箱里的海报慕名而去的。书市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但老潘只遇见三几个熟人，若是以往，在公园散步，都常有人围着他汇报工作，说白了，就是要潘局长给多点政策，审批额度不打折扣。

“少人认出好，少人认出好。”老潘边嘀咕着边走到一个“知识永流传”的展摊，此展摊，其实就是旧书交换，主办方提供一个平台，市民拿旧书来交换，价高的书可交换同价或略低价的书，按总价算，市民若提供了交换的旧书，也可按5折购买。老潘正想赞赞这个变废为宝的创意，却突然高兴不起来，甚至心吊在喉咙上非常紧张。他看到了他的大作《思路》，不是一本，有好几本。

老潘在职时常爬格子，偶有文章见报端，一发表，他都接到不少赞美的电话，甚至有人找他汇报工作时，来者都少不了赞美的文笔。《思路》是他任正职时自费出的一本文集，有散文、工作手记等，书的标价仅按成本价，很快售罄。加印后，求赠者更络绎不绝，潘局对那些渴望“拜读大作”的来者，不忘签下“斧正”“惠存”的文句。

这本不是张副局长的吗？当年，

他接过赠书时不是说此文集可作“传家宝”吗？这本不是李所长的吗？他说过此书是“案头必读”的书目呀；这本不是单位小张的吗？他升副科长时说“要找局长您的书来充电”的呀……老潘清楚记得，他们求签书时毕恭毕敬，信誓旦旦，怎么，这本集子，现在就躺在“变废为宝”的书堆里了？士可杀不可辱，老潘趁人不注意，试探向服务员询价集子打包价，服务员脱口而出说“一折全打包”。老潘付过钱后，搬了一大包《思路》，逃回家。

一夜，老潘翻着他买回的《思路》集子，有的集子，他签名的扉页撕掉了，有的则是扉页完好，签题完好。看着扉页的签名，老潘努力回忆着受书者当时的言语、表情、职位、所求，更令他有点不解的是，有很多本集子，疑是被翻开过扉页。更令他彻夜难眠的是，他判断，书市的次日，这本集子又将出现在旧书堆里。他想不通的是，当年他人视为的“珍宝”，如今如芥草，他更接受不了的是，若他人知道他的“思路”如此贱卖，他的颜面何在？毕竟是一局之长的作品集。

老潘赶到书市时，书市已开档。末凑近旧书摊，老潘一眼便看到有几本他的集子了，他拉紧了口罩，压低了鸭舌帽，决定再回购。

“不行，我不能用微信支付，不能留下自己买自己的书的证据。”老潘此话比任何人都清醒，但一摸口袋，出门匆匆，囊中羞涩。

“老婆，送钱来江北路，我在书市要买书……”

老潘是命令着打完电话的，气势不减当年，也气急败坏地挂机。电话那头，潘太一脸谢然。

忽然间，老潘也看到周边的人一脸茫然。



碧水蓝天 ■ 黄诒高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枕着溪水入梦

■ 陈照

桂林山水甲天下，漓江山水甲桂林，来桂林而不到漓江，那你就不能真正领略到桂林山水的美丽。

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的最长的一条支流，全长43.5公里，人称“小漓江”，它不是漓江，却胜似漓江。

我们来到阳朔，已是年初六，从初二出游，至今已是第五天。我们拜见了月亮山，游过了十里画廊，然后从榕树景点一路沿遇龙河往上进发。

遇龙河两岸风景如画，只见两岸山峰起伏连绵，清秀迤邐。岸上绿草如茵，翠竹成荫，遇龙河河水清澈，远望群山倒映在河中，分不清哪儿是山哪儿是河，我看到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望着那落霞也倒映在河中，忍不住吟了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由于遇龙河两岸的道路很窄，只有两车道，加上车多，我们唯有龟速前行，我们不急，既来之则安之，慢慢开。其实慢慢的好处，我们可以停下来多看几处遇龙河的风景。

来遇龙河，真会遇到龙，遇龙河两岸，你可见到车水马龙，而河面上，你可见到一排排竹筏搭着游客在接龙，那是竹筏长龙。来遇龙河不去竹筏漂流，你会后悔，当你去竹筏漂流时，你不仅可以看到艄公矫健的身影，还可以领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意。只见艄公跳上竹筏，缓缓前行，当行至拦河坝时，他跳下竹筏，跳至拦河坝，推竹筏到下游，再竹嵩一顶，一跃而起跳上那竹筏继续前行，那敏捷的身影，轻松如燕，一气呵成。看着那水那人，天地合一，让你印象深刻。就算你离开了遇龙河，那儿的景物都让你回味无穷，脑海重现。

遇龙河两岸有许多民宿，空地都用作停车位了，而我们想要在这几找个露营地，很难。我们找着找着，终于

在岸边找到一片空地，那空地上种满了人工草皮，很容易看出，这儿曾经被人开发过，用作农庄，是后来复耕的，这草地未被复耕到。谢天谢地，天色已晚，能找到如此心仪的露营基地，心中甚喜，我们赶忙下车安营扎寨。

我们从车上把炉具放下，就开始做晚饭。我们各司其职，有人负责洗菜，有人负责煲饭，我负责去遇龙河挑水。遇龙河不算深，初春的水有点冻，这儿的河水很清，一眼可见底，甚至可以看到河中小鱼在游。晚饭菜式很简单，肥猪肉炒生蒜、荷兰豆炒腊肠、尖椒炒瘦肉、鸡蛋煮汤。食完晚饭，天色已暗下来，两岸再没有白天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现在周围万籁俱寂，唯有听到溪水声。我们架起灯，帐篷开始亮了起来，在旷野中，我们露营的帐篷在灯光的照耀下，特别醒目，它与天地交融，点缀日月。我们摆好茶具，围炉煮茶。一道茶入口，很甘，朋友说这道茶很贵，说是八几年的“大白菜”，我说好马配好鞍，这道茶若不是配上如此美景，再好的茶我也当它为白开水，朋友听后笑了，他也认同。

夜晚，天气有点冷，零度，我开始有点难以入睡。我唯有穿上白天穿过的大衣，加上睡袋，在帐篷内开始睡觉。帐篷是铺在厚厚的草地上的，算舒服，但我已经离开家乡几天了，有点儿女情长，居然开始想家了，这使我辗转反侧，继续难以入睡。不远处有一种很亲切的声音通过草地传入帐篷，传入我耳朵里，那就是溪水声，我听着听着那溪水声，终于开始渐渐入眠。其实我小时候就喜欢听水声，每当我听到瓦房上的雨声，就会安然入眠。无论雨水与溪水，我听到就感觉无比亲切，无论家乡还是他乡，那叮叮咚咚的水声都让我心安。

香港和澳门，在国人的概念里，是两个很特殊的文化缓冲带。港澳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脉，他们的发展牵动着祖国母亲的心。

乘着周末放假，兄弟几人相邀而行。

走在香港的大街上，窄窄的路面，色彩缤纷的广告牌在头顶掠过，夹杂着繁体字和英文，见到最多的是出售化妆品和港药的小店，店内雇员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慵懒地倚靠在椅子或货架上。见到有人进来，便春风满面地迎上来，确有种顾客至上的感觉。一番热情推荐之下，不买点东西都有点不好意思，这或许也是香港数十年经济繁荣的一个内因吧。第一天我们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九龙、旺角、兰桂坊、星光大道、金融中心……一批在港剧中常常出现的事物，和自己亲密接触了一把，颇有些“我在港中走，港剧心中游”的韵味。

黄大仙祠对港人来说可是享负盛名、无人不晓的，坐落在九龙狮子山下的龙翔道，远望金碧辉煌，建筑雄伟；现场人头攒动，香火鼎盛。祠内除主殿大雄宝殿外，还有孔道门的精巧，三圣堂奉祀着吕祖、观音和关帝，从心苑的绿瓦清幽等。祠内几座牌坊建筑遥相辉映，从初人的“赤松黄大仙祠”山门，到祠内悬挂“啬色园”匾额和下方镌刻“第一洞天”横额的首座石质牌坊，再到“金华分迹”木石结合的重檐牌楼，很是精美。牌楼前十二生肖披红挂彩。往里走，孟香亭格外精致，“皆大欢喜”匾额字体俊秀，让人印象深刻；天王各震一方，充分表现传统文化。据一侧的男子讲，黄大仙祠所在地，远望就像狮子驮铃形，属九龙的第七枝龙脉，自狮子山缓缓而下，变

希望在梦的边缘

■ 梁占庭

成蜂蝶鹤膝落脉在黄大仙区，名为“丝线吊金钟”或“狮子驮铃”。我在似懂非懂中思索着，概是不懂风水的缘故。

港式普通话，夹杂着各色人等，在买卖中交换着缤纷的人间烟火。各档次的化妆品让人目不暇接，满足着不同阶层的需求，和内地相比，香港的绝大多数青年男女都会着淡妆，看精致而舒适，没有一点腻歪的感觉，多了些赏心悦目。沿街的金店饰品花样繁多，价格也实惠，我也不甘寂寞，拿着自己心仪的小件儿，在欢声笑语中倍感钱包的空瘪。

几经换乘，来到星光大道，这个见证香港电影史的时空隧道。梅艳芳、张国荣、周润发……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及其掌模、点状肖像构图、签名均匀地在护栏上呈现，成为游客和自己喜欢的明星近距离、无障碍接触的一种方式。当和自己喜欢的明星掌心相扣的时候，竟然有种莫名的激动。人啊，总是期盼着美好，但却忽视了这些闪光的名字背后存在着的几多流离与悲欣。凡人的如梦人生，明星的人生如戏，戏与梦的交织，构筑出千千万万个观众眼中的哈姆雷特，酸甜苦辣咸，这就是生活。

从海港城可乘坐去珠海的大巴，经过被誉为“世界新奇迹”的港珠澳大桥，寻找当晚的休息酒店。桥宛如游龙，一部分驰骋在海面上，一部分卧藏在海底成为隧道，双向六车道在车来车往中，拉近着内地与港澳的距离。远处，帆船渔船漂浮，随着波浪起伏。渔民和着夕阳，很是唯美。

天际，一轮斜阳仍旧露着脸，正一点点往下坠，淡淡的殷红里潜伏着浓烈的杏黄，别有一番情致。浪起与风骤，变换的云

层，诠释着聚散，此时风云际会一词似更为贴切。隐约漂浮的小岛，黛色悠悠，调戏着天边的彩霞，或滚动，或飞升，极为灵动，虚实相间，层叠有致，很容易让人跌进梦境里。跳跃的波浪在云彩的映衬下，显得柔和起来，阳光渐暗，海就越发深沉起来。岛畔的小乔木，随着风的幻化，摇摆出一种诡异的神秘，看惯了港剧的严谨，似乎那郁郁葱葱背后总会有出其不意的故事发生，让人心生紧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想必见到此景也是一样惆怅的，也会在绚烂的晚霞和诡秘的丛林间切换。

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绚烂过后是一片沉寂，但黑暗过后必有黎明。景如此，心也如此。

珠海小住一晚，又越拱北踏足澳门。与香港的建筑风格不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概是受限于土地和地质，澳门建筑普遍不高，一扇扇颇有些日系风格的窗棂镶嵌在建筑上，与内地建筑的大气相比迥异。新葡京在阳光下，灿灿金光煞是耀目，游客来来往往有人是为了猎奇，有人却是博弈运气，正因如此，有人欢欣雀跃，有人则灰头土脸。这不是生活么，当你平淡看待生活际遇时，一切都会在安静中发生和结束；但当你内心的欲望无限扩大的时候，往往是飞得越快跌得越惨。

猛地一阵风过，天边依然灿烂，但却有雨打在脸上。说时迟，那时快，瓢泼大雨已至。站在新葡京的廊檐下，看着来往的人群，有点眼痴病的，又有点空荡荡。满街的人却填不满求知无限的心，于是灵魂便搭乘着巴士，一起坠入希望的梦境。

市政广场人头攒动，没有几人关注水法喷泉，一侧的“钜记

手信”很是火爆，各色的糕点挑逗着游客的味蕾，焦糖味四溢的葡挞吸引着我的脚步，黑椒牛柳、原味肉脯……嚼劲十足。

沿途的食街，别具特色。过了澳门邮局，随着人群我们向大三巴牌坊行进。初次感知大三巴牌坊，是在澳门回归时唱响七子之歌中，颇为惊艳。这座澳门最具代表性的古迹，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前壁，看着高耸的门柱和繁复的花纹，让我有种曾在意大利时的错觉，杂糅着欧洲风格与东方建筑之美，中西交融，不愧为澳门景观之首。

无法想象300多年前古人的超群艺术创造力，是如何累造了这座建筑。就是放在今天，恐怕也是不易的。可惜经过数次火灾，其他建筑消失殆尽。日月变迁，周围的人和物早已不复存在，只有这座教堂的前壁依旧诉说着世事变迁。

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与永恒同在。大三巴教堂是星辉熠熠的一点。历史演变，留下了这座永恒的牌坊，尤为可贵。朱自清曾说“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人和事还是应该坦然面对，创造该创造的，遗忘该遗忘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风雨终究敌不过艳阳，生活继续，阳光还是主调。我们不能为琐碎的烦恼扰乱生活的真谛，而是应该在漫漫黄沙风几许的悠悠古道和残垣断壁的秦汉长城上，独饮傲梅迎寒雪，菊黄霜满天的情思，在时间的残缺中感知残缺的完美。

斜阳晚照，霓虹初上，很是炫目。天色渐暗，启程珠海，白天的繁杂终究回归平淡，一个静字独得乾坤。几只海鸥追赶着海风，我的心继续追赶着希望，前进着……

我喜欢

■ 老弦

我喜欢
这片湛蓝天空下
“石化蓝”拨动钢铁“五线谱”
油流脉动出优美的旋律
璀璨万家灯火

我喜欢
这汪碧绿湖水旁
牙象人穿梭在金灿灿的田野
游人如织，泥土芬芳，霞光万道
映照美丽乡村

我喜欢
这座美丽城市里
“红袖章”穿梭大街小巷
播种仁义礼智信
催生好心之城

我喜欢
这个边陲小站上
“信号旗”挥动南来北往的风
“和谐号”载满旅人匆匆行色
跑出“中国速度”

我喜欢
坐在电视机前叹山川秀美
躺在摇摇椅上读乡村巨变
打开抖音品民众美好生活
走遍神州看祖国繁荣富强

所以，我喜欢
用笔描绘
这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拨弦吟唱
这国泰民安的好风光

海水用它最纯的蔚蓝，
迎来尊贵的客人

■ 郑成雨

晨风比朝露更清醒
海滩比鲜花更多情
陆地的尽头就是海
一千米纵深的防护林下面
就是中国第一滩

阳光刚被雨水洗过，粒粒晶莹发亮。所有的沙子都献出它的松软和洁白，所有的海水都献出它最纯的蔚蓝，在这个以诗命名的早晨
迎来一群尊贵的客人

他们的双脚，还带着河北平原、中原大地的醇厚土香
带着松花江的涛声和蒙古草原的草的呼吸。他们紧握阳光的手，轻挽椰风的腰
从沙滩走过，在凉亭上坐下

看海、聊天、喝新鲜的椰子汁

这是一群内心最辽阔思想最蔚蓝的人
那些逐着浪的比基尼，赶着风的滑翔机，那些拾贝壳、砌沙堡的人们，都没有觉察，美丽的诗神已悄悄来到他们身边

南海认出了他们！沙子列队欢迎海水用它最纯的蔚蓝
吻着诗人走过的脚印
最虔诚的仪式，表达最大的幸福、感恩、致敬……

他们是：简明、谢克强、胡弦、谷禾、张德明、唐毅、刘剑、……

大海，用浪花为你写诗

■ 汪丽燕

阳光，大海，沙滩
一幅长卷徐徐展开

海鸟，飞翔画出优美弧度
轻轻落在千年礁石上
长长的海岸线
留下几行幸福脚印深深浅浅

风儿换了调子清唱
一曲古老的歌谣
跌落在海平面

汽笛，划出一道白光
远处船舶的歌声
满载渔者归航的喜悦

潮声平仄仄仄编织诗意
大海，用浪花为你写诗
写一首辽阔无边
写一首白帆点点
写一首鸱鸢翩跹
碧水蓝天啊，写不尽大海风华

豆腐饼

■ 谭用

在我们乡下有一句俗语——“谗数好过担岭柴。”意思就是：想办法好过干蛮力。我堂兄两兄弟就属于那种爱折腾，不会像我父亲那样规规矩矩心甘情愿出海打鱼的人。他们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当，比如：酿酒，做豆腐，开碾米坊，现如今也还一个养虾，一个养牛。反正就是自己创业，也不会像“担岭柴”那样卖苦力。

他们酿酒，做豆腐，开碾米坊，那时我还很小。散装米酒，那是大人才会喝，我兴趣不大。碾米坊，也是大人

才会去碾米，好像也与我无关。但做豆腐我是有所接触的。依我看来，做豆腐是一条很完整的产业链。把豆子一泡，一磨，可以做成豆浆，做成豆花，做成豆皮，做成豆腐饼，豆腐渣还可以用来喂猪，就算豆腐不赚钱，把猪卖了也能赚啊！世间很多事情，往往都是表面看来风光热闹，实际却是一场糊涂。在乡下，都是熟人生意，邻里之间，赊账欠数，在所难免。账面上确实有一笔可观的数目，一个月下来，实际到手的，却回不了本。一旦转行，几乎就是一笔烂账。

我有一侄子，年龄跟我相仿（我辈分比他大），但个头却比同龄小孩高出很多。村里人都传他吃了什么补品，他也觉得很委屈。他说——只是每天早上喝了

了他家的豆浆而已。这个我可以作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时间，牙也不顾刷，拿一搪瓷口盅就往他家做豆腐的棚寮跑。刚跨进棚寮，靠柴门右手边有一个宽口瓦瓮。瓦瓮盛满豆浆，上面还凝着一层腐皮，也来不及掀一下，就直接用口盅去舀。舀一大半口盅，然后往口盅里抓一把砂糖，就急急端着回去刷牙了。

他家的豆腐饼我很是喜欢的。小时候生吃斋口也能吃完一整个。他家点卤的水是从盐田挑回来的咸水。长扁担的两头，一头一只大篾匾，篾匾里各放一只坛子，挑一次可以用上半天。有可能是卤水的半原因，他家的豆腐饼生吃也不觉有豆腥味，只有淡淡的

咸。盐水能提鲜，与豆类的鲜嫩是绝配。

我父亲也喜欢豆腐饼。每次去趁墟，都会在渔行的豆腐摊，花一元钱买三个豆腐饼。然后找一鱼炸油锅让加工作着吃，一为顶肚饿，二为解嘴馋。豆腐饼对角切成两半，放进油锅，在滚烫的油中悬浮着，四周冒着泡，发出“噉——噉——噉”的声音。豆腐饼一块块地捞起来，父亲二块叠在一起，用筷子夹起来，一口咬下，外焦里嫩，满口油酥，吃得额头冒着微汗。

后来客居他乡，菜市场的豆腐摊没有人愿意做豆腐饼来卖。豆腐饼就是在点卤后将要生成豆腐之前，舀出来用纱布一个个包好，然后码在两块竹筏子间，用石块压，把嫩豆腐的水压干，压成饼状，四方形，有半块砖大，巴掌厚。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做，一是多了几道工序，费工夫。二是成数低，成本高。

前年，在水藤市场旁边，新开了一间名叫“沙琅手工粉皮”的小食店。单看招牌，就知道店主是老乡。之后，每当我拿不定主意早餐吃什么时，我都会去他家称一斤白（斋）粉回去捞着吃。一斤白（斋）粉，配一碗白粥加小料，4块钱。经济实惠，关键还解乡愁。后来老板还扩大了经营，兼卖豆腐饼。

去年春节，去他家买豆腐饼。与老板聊了几句，他还说，想去市场里找个摊位，专门卖豆腐饼，问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当时老板看起来气色很好，心情也不错。后来，五月初的一天中午，想去他家买粉皮回去炒。见店门的铁闸半拉，以为他中午要收摊了，赶忙跑了进去。当时老板的儿子和媳妇也在，老板在厨房。他转过身来，看见我，脸上有点难为情。没等我开口，就说：“今天不开档，老婆不舒服。”后来连续几天，店门都是紧闭着，上面多了一张红纸——“旺铺转让”。

世间事，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呢？凡事求得眼前所好，就再三珍惜吧！一辈子很快，一松手就天涯两端。